三國志/卷4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吳書三　三嗣主傳 ◄

三國志
卷四十九 吳書四 劉繇太史慈士燮傳

► 吳書五　妃嬪傳

劉繇附:笮融 子:基 太史慈 士燮

劉繇

劉繇，字正禮，東萊牟平人也。齊孝王少子封牟平侯，子孫家焉。繇伯父寵，為漢太尉。〈续汉书曰：繇祖父本，师受经传，博学群书，号为通儒。举贤良方正，为般长，卒官。宠字祖荣，受父业，以经明行修，举孝廉，光禄（大夫）察四行，除东平陵令。视事数年，以母病弃官，百姓士民攀舆拒轮，充塞道路，车不得前，乃止亭，轻服潜遁，归脩供养。后辟大将军府，稍迁会稽太守，正身率下，郡中大治。徵入为将作大匠。山阴县民去治数十里有若邪中在山谷间，五六老翁年皆七八十，闻宠迁，相率共送宠，人赍百钱。宠见，劳来曰：“父老何乃自苦远来！”皆对曰：“山谷鄙老，生未尝至郡县。他时吏发求不去，民间或夜不绝狗吠，竟夕民不得安。自明府下车以来，狗不夜吠，吏稀至民间，年老遭值圣化，今闻当见弃去，故戮力来送。”宠谢之，为选受一大钱，故会稽号宠为取一钱太守。其清如是。宠前后历二郡，八居九列，四登三事。家不藏贿，无重宝器，恆菲饮食，薄衣服，弊车羸马，号为窭陋。三去相位，辄归本土。往来京师，常下道脱骖过，人莫知焉。宠尝欲止亭，亭吏止之曰：“整顿传舍，以待刘公，不可得止。”宠因过去。其廉俭皆此类也。以老病卒于家。〉繇兄岱，字公山，歷位侍中，兗州刺史。〈续汉书曰：繇父舆，一名方，山阳太守。岱、繇皆有隽才。《英雄记》称岱孝悌仁恕，以虚己受人。〉

繇年十九，從父韙為賊所劫質。繇篡取以歸，由是顯名。舉孝廉，為郎中，除下邑長。時郡守以貴戚托之，遂棄官去。州辟部濟南，濟南相中常侍子，貪穢不循，繇奏免之。平原陶丘洪薦繇，欲令舉茂才。刺吏曰：「前年舉公山。奈何復舉正禮乎？」洪曰：「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，擢正禮於後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，騁騏驥於千里，不亦可乎！」會辟司空掾，除侍御史，不就。避亂淮浦，詔書以為揚州刺史。時袁術在淮南，繇畏憚，不敢之州。欲南渡江，吳景，孫賁迎置曲阿。術圖為僭逆，攻沒諸郡縣。繇遣樊能、張英屯江邊以拒之。以景、賁術所授用，乃迫逐使去。於是術乃自置揚州刺史，與景、賁並力攻英、能等，歲余不下。漢命加繇為牧，振武將軍，眾數萬人。孫策東渡，破英、能等。繇奔丹徒，〈袁宏《汉纪》曰：刘繇将奔会稽，许子将曰：“会稽富实，策之所贪，且穷在海隅，不可往也。不如豫章，北连豫壤，西接荆州。若收合吏民，遣使贡献，与曹兗州相闻，虽有袁公路隔在其间，其人豺狼，不能久也。足下受王命，孟德、景升必相救济。”繇从之。〉遂泝江南保豫章，駐彭澤。笮融先至。〈笮音壮力反。〉殺太守朱皓，〈《献帝春秋》曰：是岁，繇屯彭泽，又使融助皓讨刘表所用太守诸葛玄。许子将谓繇曰：“笮融出军，不顾（命）名义者也。硃文明善推诚以信人，宜使密防之。”融到，果诈杀皓，代领郡事。〉入居郡中。繇進討融，為融所破，更復招合屬縣，攻破融，融敗走入山。為民所殺。繇尋病卒，時年四十二。

笮融

笮融者，丹楊人。初聚眾數百，往依徐州牧陶謙。謙使督廣陵、彭城運漕，遂放縱擅殺，坐斷三郡委輸以自入。乃大起浮圖祠，以銅為人，黃金塗身，衣以錦采，垂銅槃九重，下為重樓閣道，可容三千餘人。悉課讀佛經，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，復其他役以招致之，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。每浴佛，多設酒飯，布席於路，經數十里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，費以巨億計。曹公攻陶謙，徐土騷動，融將男女數萬口，馬三千匹，走廣陵，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。先是，彭城相薛禮為陶謙所逼，屯秣陵。融利廣陵之眾，因酒酣殺昱，放兵大略，因載而去。過殺禮，然後殺皓。

後策西伐江夏，還過豫章，收載繇喪，善遇其家。王朗遺策書曰："劉正禮昔初臨州，未能自達，實賴尊門為之先後。用能濟江成治，有所處定。踐境之禮，感分結意，情在終始。後以袁氏之嫌，稍更乖刺。更以同盟，還為仇敵，原其本心，實非所樂。康寧之後，常願渝平更成，復踐宿好。一爾分離，款意不昭，奄然殂隕，可為傷恨。知敦以厲薄，德以報怨，收骨育孤，哀亡愍存，捐既往之猜。保六尺之托，誠深恩重分，美名厚實也。昔魯人雖有齊怨，不廢喪紀，《春秋》善之，謂之得禮，誠良史之所宜借，鄉校

之所歎聞。正禮元子，致有志操，想必有以殊異。威盛刑行，施之以恩，不亦優哉!"

子　基

繇長子基，字敬輿。年十四，居繇喪盡禮，故吏饋餉，皆無所受。〈吳书曰：基遭多难，婴丁困苦，潜处味道，不以为戚。与群弟居，常夜卧早起，妻妾希见其面。诸弟敬惮，事之犹父。不妄交游，门无杂宾。〉姿容美好，孫權愛敬之。權為驃騎將軍，辟東曹掾，拜輔義校尉、建忠中郎將。權為吳王，遷基大農。權嘗宴飲，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，權欲殺之，威怒甚盛，由基諫爭，翻以得免。權大暑時，嘗於船中宴飲，於船樓上值雷雨，權以蓋自覆，又命覆基，餘人不得也。其見待如此。徙郎中令。權稱尊號，改為光祿勳，分平尚書事。年四十九卒。後權為子霸納基女，賜第一區。四時寵賜，與全、張比。基二弟，鑠、尚，皆騎都尉。

太史慈

太史慈字子義，東萊黃人也。少好學，仕郡奏曹史。會郡與州有隙，曲直未分，以先聞者為善。時州章已去，郡守恐後之，求可使者。慈年二十一，以選行，晨夜取道，到洛陽，詣公車門，見州吏始欲求通。慈問曰：「君欲通章邪？」吏曰：「然。」問：「章安在？」曰：「車上。」慈曰：「章題署得無誤邪？取來視之。」吏殊不知其東萊人也，因為取章。慈已先懷刀，便截敗之。吏踴躍大呼，言「人壞我章」！慈將至車閒，與語曰：「向使君不以章相與，吾亦無因得敗之，是為吉凶禍福等耳，吾不獨受此罪。豈若默然俱出去，可以存易亡，無事俱就刑辟。」吏言：「君為郡敗吾章，已得如意，欲復亡為？」慈答曰：「初受郡遣，但來視章通與未耳。吾用意太過，乃相敗章。今還，亦恐以此見譴怒，故俱欲去爾。」吏然慈言，即日俱去。慈既與出城，因遁還通郡章。州家聞之，更遣吏通章，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，州受其短。由是知名，而為州家所疾，恐受其禍，乃避之遼東。

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，數遣人訊問其母，并致餉遺。時融以黃巾寇暴，出屯都昌，為賊管亥所圍。慈從遼東還，母謂慈曰：「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，至汝行後，贍恤殷勤，過於故舊，今為賊所圍，汝宜赴之。」慈留三日，單步徑至都昌。時圍尚未密，夜伺閒隙，得入見融，因求兵出斫賊。融不聽，欲待外救。未有至者，而圍日偪。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，城中人無由得出，慈自請求行。融曰：「今賊圍甚密，眾人皆言不可，卿意雖壯，無乃實難乎？」慈對曰：「昔府君傾意於老母，老母感遇，遣慈赴府君之急，固

以慈有可取，而來必有益也。今眾人言不可，慈亦言不可，豈府君愛顧之義，老母遣慈之意邪？事已急矣，願府君無疑。」融乃然之。於是嚴行蓐食，須明，便帶鞬攝弓上馬，將兩騎自隨，各作一的持之，開門直出。外圍下左右人並驚駭，兵馬互出。慈引馬至城下塹內，植所持的各一，出射之，射之畢，徑入門。明晨復如此，圍下人或起或臥，慈復植的，射之畢，復入門。明晨復出如此，無復起者，於是下鞭馬直突圍中馳去。比賊覺知，慈行已過，又射殺數人，皆應弦而倒，故無敢追者。遂到平原，說備曰：「慈，東萊之鄙人也，與孔北海親非骨肉，比非鄉黨，特以名志相好，有分災共患之義。今管亥暴亂，北海被圍，孤窮無援，危在旦夕。以君有仁義之名，能救人之急，故北海區區，延頸恃仰，使慈冒白刃，突重圍，從萬死之中自託於君，惟君所以存之。」備斂容答曰：「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邪！」即遣精兵三千人隨慈。賊聞兵至，解圍散走。融既得濟，益奇貴慈，曰：「卿吾之少友也。」事畢，還啟其母，母曰：「我喜汝有以報孔北海也。」

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，慈自遼東還，未與相見，暫渡江到曲阿見繇，未去，會孫策至。或勸繇可以慈為大將軍，繇曰：「我若用子義，許子將不當笑我邪？」但使慈偵視輕重。時獨與一騎卒遇策。策從騎十三，皆韓當、宋謙、黃蓋輩也。慈便前鬥，正與策對。策刺慈馬，而攬得慈項上手戟，慈亦得策兜鍪。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，於是解散。

慈當與繇俱奔豫章，而遁於蕪湖，亡入山中，稱丹楊太守。是時，策已平定宣城以東，惟涇以西六縣未服。慈因進住涇縣，立屯府，大為山越所附。策躬自攻討，遂見囚執。策即解縛，捉其手曰：「寧識神亭時邪？若卿爾時得我云何？」慈曰：「未可量也。」策大笑曰：「今日之事，當與卿共之。」〈《吴历》云：慈於神亭战败，为策所执。策素闻其名，即解缚请见，咨问进取之术。慈答曰：“破军之将，不足与论事。”策曰：“昔韩信定计於广武，今策决疑於仁者，君何辞焉？”慈曰：“州军新破，士卒离心，若傥分散，难复合聚；欲出宣恩安集，恐不合尊意。”策长跪答曰：“诚本心所望也。明日中，望君来还。”诸将皆疑，策曰：“太史子义，青州名士，以信义为先，终不欺策。”明日，大请诸将，豫设酒食，立竿视影。日中而慈至，策大悦，常与参论诸军事。臣松之案；吴历云慈於神亭战败，为策所得，与本传大异，疑为谬误。《江表传》曰：策问慈曰：“闻卿昔为太守劫州章，赴文举，请诣玄德，皆有烈义，天下智士也，但所讬未得其人。射钩斩衽，古人不嫌。孤是卿知己，勿忧不如意也。”出教曰：“龙欲腾翥，先阶尺木者也。”〉即署門下督，還吳授兵，拜折衝中郎將。後劉繇亡於豫章，士眾萬餘人未有所附，策命慈往撫安焉。〈江表传曰：策谓慈曰：“刘牧往责吾为袁氏攻庐江，其意颇猥，理恕不足。何者？先君手下兵数千餘人，尽在公路许。孤志在立事，

不得不屈意於公路，求索故兵，再往才得千餘人耳。仍令孤攻庐江，尔时事势，不得不为行。但其后不遵臣节，自弃作邪僭事，谏之不从。丈夫义交，苟有大故，不得不离，孤交求公路及绝之本末如此。今刘繇丧亡，恨不及其生时与共论辩。今兒子在豫章，不知华子鱼待遇何如，其故复曲复依随之否？卿则州人，昔又从事，宁能往视其兒子，并宣孤意於其部曲？部曲乐来者便与俱来，不乐来者且安慰之。并观察子鱼所以牧御方规何似，视庐陵、鄱阳人民亲附之否？卿手下兵，宜将多少，自由意。”慈对曰：“慈有不赦之罪，将军量同桓、文，待遇过望。古人报生以死，期於尽节，没而后已。今并息兵，兵不宜多，将数十人，自足以往还也。”〉左右皆曰：「慈必北去不還。」策曰：「子義捨我，當復與誰？」餞送昌門，把腕別曰：「何時能還？」答曰：「不過六十日。」果如期而反。〈江表传曰：策初遣慈，议者纷纭，谓慈未可信，或云与华子鱼州里，恐留彼为筹策，或疑慈西讬黄祖，假路还北，多言遣之非计。策曰：“诸君语皆非也，孤断之详矣。太史子义虽气勇有胆烈，然非纵横之人。其心有士谟，志经道义，贵重然诺，一以意许知己，死亡不相负，诸君勿复忧也。”慈从豫章还，议者乃始服。慈见策曰：“华子鱼良德也，然非筹略才，无他方规，自守而已。又丹杨僮芝自擅庐陵，诈言被诏书为太守。鄱阳民帅别立宗部，阻兵守界，不受子鱼所遣长吏，言‘我以别立郡，须汉遣真太守来，当迎之耳’。子鱼不但不能谐庐陵、鄱阳，近自海昏有上缭壁，有五六千家相结聚作宗伍，惟输租布於郡耳，发召一人遂不可得，子鱼亦睹视之而已。”策拊掌大笑，（仍）有兼并之志矣。顷之，遂定豫章。〉

劉表從子磐，驍勇，數為寇於艾、西安諸縣。策於是分海昏、建昌左右六縣，以慈為建昌都尉，治海昏，并督諸將拒磐。磐絕跡不復為寇。

慈長七尺七寸，美鬚髯，猿臂善射，弦不虛發。嘗從策討麻保賊，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詈，以手持樓棼，慈引弓射之，矢貫手著棼，圍外萬人莫不稱善。其妙如此。曹公聞其名，遺慈書，以篋封之，發省無所道，而但貯當歸。孫權統事，以慈能制磐，遂委南方之事。年四十一，建安十一年卒。〈吴书曰：慈临亡，叹息曰：“丈夫生世，当带七尺之剑，以升天子之阶。今所志未从，奈何而死乎！”权甚悼惜之。〉子享，官至越騎校尉。〈吴书曰：享字元复，历尚书、吴郡太守。〉

士燮

士燮字威彥，蒼梧廣信人也。其先本魯國汶陽人，至王莽之亂，避地交州。六世至燮父賜，桓帝時為日南太守。燮少游學京師，事潁川劉子奇，治左氏春秋。察孝廉，補

尚書郎，公事免官。父賜喪闋後，舉茂才，除巫令，遷交阯太守。

弟壹，初為郡督郵。刺史丁宮徵還京都，壹侍送勤恪，宮感之，臨別謂曰：「刺史若待罪三事，當相辟也。」後宮為司徒，辟壹。比至，宮已免，黃琬代為司徒，甚禮遇壹。董卓作亂，壹亡歸鄉里。〈吳书曰：琬与卓相害，而壹尽心於琬，甚有声称。卓恶之，乃署教曰：“ 司徒掾士壹，不得除用。 ”故历年不迁。会卓入关，壹乃亡归。〉交州刺史朱符為夷賊所殺，州郡擾亂。燮乃表壹領合浦太守，次弟徐聞令黯領九真太守，〈黯音于鄙反，见《字林》。〉黯弟武，領南海太守。

燮體器寬厚，謙虛下士，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。耽玩春秋，為之注解。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：「交阯士府君既學問優博，又達於從政，處大亂之中，保全一郡，二十餘年疆埸無事，民不失業，羈旅之徒，皆蒙其慶，雖竇融保河西，曷以加之？官事小閑，輒玩習書傳，春秋左氏傳尤簡練精微，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，皆有師說，意思甚密。又尚書兼通古今，大義詳備。聞京師古今之學，是非忿爭，今欲條左氏、尚書長義上之。」其見稱如此。

燮兄弟並為列郡，雄長一州，偏在萬里，威尊無上。出入鳴鍾磬，備具威儀，笳簫鼓吹，車騎滿道，胡人夾轂焚燒香者常有數十。妻妾乘輜軿，子弟從兵騎，當時貴重，震服百蠻，尉他不足踰也。〈葛洪《神仙传》曰：燮尝病死，已三日，仙人董奉以一丸药与服，以水含之，捧其头摇（捎）之，食顷，即开目动手，颜色渐复，半日能起坐，四日复能语，遂复常。奉字君异，侯官人也。〉武先病沒。

朱符死後，漢遣張津為交州刺史，津後又為其將區景所殺，而荊州牧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。是時蒼梧太守史璜死，表又遣吳巨代之，與恭俱至。漢聞張津死，賜燮璽書曰：「交州絕域，南帶江海，上恩不宣，下義壅隔，知逆賊劉表又遣賴恭闚看南土，今以燮為綏南中郎將，董督七郡，領交阯太守如故。」後燮遣吏張旻奉貢詣京都，是時天下喪亂，道路斷絕，而燮不廢貢職，特復下詔拜安遠將軍，封龍度亭侯。

後巨與恭相失，舉兵逐恭，恭走還零陵。建安十五年，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。騭到，燮率兄弟奉承節度。而吳巨懷異心，騭斬之。權加燮為左將軍。建安末年，燮遣子廞入質，權以為武昌太守，燮、壹諸子在南者，皆拜中郎將。燮又誘導益州豪姓雍闓等，率郡人民使遙東附，權益嘉之，遷衛將軍，封龍編侯，弟壹偏將軍，都鄉侯。燮每遣使詣權，致雜香細葛，輒以千數，明珠、大貝、流離、翡翠、玳瑁、犀、象之珍，奇物異

果，蕉、邪、龍眼之屬，無歲不至。壹時貢馬凡數百匹。權輒為書，厚加寵賜，以答慰之。燮在郡四十餘歲，黃武五年，年九十卒。

權以交阯縣遠，乃分合浦以北為廣州，呂岱為刺史；交阯以南為交州，戴良為刺史。又遣陳時代燮為交阯太守。岱留南海，良與時俱前行到合浦，而燮子徽自署交阯太守，發宗兵拒良。良留合浦。交阯桓鄰，燮舉吏也，叩頭諫徽使迎良，徽怒，笞殺鄰。鄰兄治子發又合宗兵擊徽，徽閉門城守，治等攻之數月不能下，乃約和親，各罷兵還。而呂岱被詔誅徽，自廣州將兵晝夜馳入，過合浦，與良俱前。壹子中郎將匡與岱有舊，岱署匡師友從事，先移書交阯，告喻禍福，又遣匡見徽，說令服罪，雖失郡守，保無他憂。岱尋匡後至，徽兄祗，弟幹、頌等六人肉袒奉迎。岱謝令復服，前至郡下。明旦早施帳幔，請徽兄弟以次入，賓客滿坐。岱起，擁節讀詔書，數徵罪過，左右因反縛以出，即皆伏誅，傳首詣武昌。〈孙盛曰：夫柔远能迩，莫善於信；保大定功，莫善於义。故齐桓创基，德彰於柯会；晋文始伯，义显於伐原。故能九合一匡，世主夏盟，令问长世，贻范百王。吕岱师友士匡，使通信誓，徽兄弟肉袒，推心委命，岱因灭之，以要功利，君子是以知孙权之不能远略，而吕氏之祚不延者也。〉壹、黯、匡後出，權原其罪，及燮質子歷，皆免為庶人。數歲，壹、黯坐法誅。歷病卒，無子，妻寡居，詔在所月給俸米，賜錢四十萬。

【評】

評曰：劉繇薄厲名行，好尚臧否。至於擾攘之時，據萬里之士，非其長也。太史慈信義篤烈，有古人之分。士燮作守南越，優遊終世，至子不慎，自貽兇咎。蓋庸才玩富貴而恃阻險，使之然也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